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6nB364

佛古聞禪師語錄

清 行聞說　超質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胡周鼐序
    - 徐元文引
  - 目錄
  - 住蘇州太倉香林禪院語錄
  - 住嘉興平湖曹溪禪院語錄
  - 住燕都千佛禪院語錄
  - 住燕京圓寧禪寺語錄
  - 拈古
  - 頌古
  - 像贊
    - 接引像
    - 魚籃大士
    - 結衣大士
    - 關帝像
    - 天童本師林老和尚
    - 自贊
    - 題渭谿周公像
  - 偈
    - 贈月川法姪
    - 豈凡金相國於燕都鑿放生池…
    - 與文威首座
    - 報國寺觀松
    - 興誠寺龍爪槐
    - 賀內府瑞齋馬公六旬
    - 寄西臣胡給諫
    - 和靈岛慈受禪師披雲臺頌
    - 師將南旋眾信索偈迅筆示之
  - 佛事
  - 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香林佛古禪師語錄序

古唐語錄者，西蜀佛古禪師駐錫於婁之古唐，開林說法，其侍者從梵筵載筆而記者也。佛所說經，與菩薩造論、僧祇戒律，踰五千四百餘卷，而其後乃分為南北藏。迦葉奉遺教，傳二十四祖，以逮達磨度江，為此土始祖，而其後乃分為南北宗。又各立門庭，而有五宗之別。馬馱龍負，皮紙空繁；象顧獅嚬，狐嗥晝現。此爛熳之花，惜者所以指為衰；而盛午之明，智士所以憂其昃也。佛師來自梓州，靈根宿植。五歲入青蓮寺，已灰心作巢頂禪，水火不能焦濡矣。笻杖挑雲，未瓢插雪，遍踏天下名山，參訪燈幢嫡嗣。所過香林寶塔，輒見舍利放光，脊中神透，空裏靈飛。於是通玄林和尚囑以真諦，然猶軟草承趺，自聞天語也。又六年，雲屩偶過婁東，婁人士瞻仰鶴姿，莫不延眶觀之，降情誘接。聽其一言嘆然，破人悶鬱，迺相與掃香林之靜苑，布法席於香臺。古唐近在婁西，原田膴膴，茅堂菌閣，銜土初成。佛師提唱宗風，學侶雲集，而衣荔飯松，封泥運甋，一任其真，甘苦同趣。州人感之，抖囊蠲佐。未幾，柳路漸入禪林，桑津讓為定水，海岸古塘與竺天古德交映千秋。今覽其語錄，擊碎虛空，打翻窠窟，從不思議中流出玉漿，向大千法界重迴寶炬，無一語不為人發意葉、開心香者。所謂豐干坐虎，豆圖收蛇，不過尋常舉動；而雲門喫茶，趙州喫粥，便是無上風規。今日古唐赤髭亦騎得象王獅子，真為苦海船師者矣。學人輩讀此等話，不能解黏去縛，且傚釋迦嚼六年麻麥，再向不死亭前指出香樓可也。

順治辛卯中秋婁東法弟胡周鼐拜題

佛古禪師語錄引

溯昔初祖折蘆，五宗紹葉，下至北山、南岳、曹洞、趙州，應化現真，金鎞度世，而一時宰官哲士又皆皈心夙業，標勝禪宗。信乎！古德機緣，文人玅喜，並合兩行，用證千古。西蜀佛古禪師來自婁水，觀乎上京，祖皇帝眷禮特優，訪咨時及，遂卓錫千佛蘭若，為四道唱宗。古貌和風，宏才妙覺，單拈直指，導達天人，緇素同時，連軌接坐，莫不心契香城，身依淨域，乃以上堂淵旨傳示。及余妙證微言，心光迸現，傾河注燭，豁爾神開，借此舌本清涼，示世以耳根，圓頓堂頭一席地，何遜如來第四時耶？顧余不敏，宿仰宗風，師行將歸，敢以三言仰質：塵外牟尼，座前師子，心生鏡現，相威真空，畢竟因緣，以何了證？文殊猛參，畢力敷讚，維摩

默指，一語不設，漸頓增減，以何合併？我聞四字，華嚴六百，無量為涯，一念作本，後先詳略，以何分際？惟師解粘釋縛，隨口津梁，洒出本地風光，廣付當場杖缽，是月是指，為風為旛，不敏敬以心香俟之矣！師其高座，古唐為下一轉語。
康熙壬寅春正月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徐元文科題。

佛古禪師語錄目錄

序文
卷第一
住太倉香林禪院語錄
卷第二
嘉興平湖曹溪禪院語錄
燕都千佛禪院語錄
燕京圓寧禪院語錄
卷第三
拈古
頌古
像贊
偈
佛事
卷第四
塔銘

目錄終

佛古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超質等編

住蘇州太倉香林禪院

師於順治庚寅仲春，受婁江當道縉紳、文學、居士等請入院。拈疏示眾云：「言鋒展演，密意發明，世出世間，盡在這裏。諸公還見麼？其或未然，卻煩剖露。」宣畢，師陞座。拈香云：「者瓣香奉為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恭願福等虛空，壽同劫石，皇風振而海宴河清，聖日輝而天長地久。」次拈云：「者瓣香恭為本寺護法宰官檀越，伏願大功不宰，柱石壯於皇家；大善無名，波瀾漲於法海。」復拈云：「者瓣香描不成、畫不就，昔從通玄峰頂拾來，今

向香林堂前拈出，爇向爐中，耑伸供養現住浙江嘉興府棲真堂上林野奇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趺坐。本公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諦，未入門時已為諸人華劈了也，烏待搖唇鼓舌受其處分耶？于中未諳此事者，不妨致問。」僧問：「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不說不聞即不問，今朝意旨是如何？」師打云：「你且喫棒著。」進云：「者老漢通身是眼。」師云：「那裏見得？」僧禮拜云：「謝和尚去也。」師云：「料掉沒交涉。」問：「祖道重興，四眾雲集，未審和尚將何法示人？」師豎拂，云：「會麼？」進云：「恁麼則人人洞徹生死根源，箇箇頓見本來面目。」師云：「見箇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進云：「今日當陽承指示，大千無處不霑恩。」師云：「莫誑山僧好。」乃云：「本志深藏萬壑中，那知鳥道絕行蹤？囊絛海月方堪繫，又見鴻音格外通。鴻音既至，躲避無門，直得舒卷隨時，方圓符契，無分城市山林，寧擇魔宮虎穴？到這裏，且喜梅顏乍破，柳眼方新，鳥囀簧音，人臻錦地，矯目則瑞氣騰空，運足則韶光遍埜，頭頭彰祖印，物物露家風，喜樂清夷，歌謠盛化。畢竟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驀豎拂，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復舉：「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燈見布髮處，遂指地，云：『此處宜建梵剎。』時賢于長者持標插於指處，云：『建梵剎已竟。』時諸天散花，讚云：『庶子有大智矣。』」師云：「賢于長者雖則見機而作，爭奈落他陷阱？眾中設有箇漢於斯，亦持標插，云：『建梵剎已竟。』山僧也無華可散，亦不讚嘆他。何故？不見道：自作其因，自受其果。」本公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浴佛日，普門大士開先，上堂。「黃面老瞿曇，圓通觀自任，慣饒三寸舌，導利十法界。苦海渡愚蒙，娑婆援滯愛，同途不同徹，兩彩卻一賽。年年惡水潑頭顱，歷歷神珠遭點壞，香林今欲雪冤讎，且向人前齊捉敗。且道以何為驗？」遂捻香，云：「都盧這裏一坑埋。」

師過復古堂，值祭酒馮、楊二公操琴，遂置絃，請陞座。「當機剖露，只貴知音；格外提持，惟斯薦取。若於絃中尋妙、徽下覓奇，不但錯過指鋒，亦且辜他音韻。所謂：輕重疾徐宜接應，撞猱行走怪支離。會萬物為己者，其惟聖人乎？不見黃龍心與夏公立劇談《肇論》，論萬物為自己，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子臥香卓下，龍拈壓尺擊狗子，又擊香桌，云：『狗子有情即去，香桌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無對。龍云：『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嘗會萬物為自己哉？』」師云：「黃龍心善乃鶴舞洞天、客窗夜話，爭奈罕遇子期？夏公立雖解流水高山、雁落平沙，惟欠

指法精妍。山僧亦有一曲，要且不屬宮、商、角、徵、羽。」以指作撮絃勢，云：「會麼？設或未諳，更聽一頌：焚香調軫卻相彈，不意谿山夜月還，緊緩斷時空淅瀝，須看指上血痕斑。」

供天童林老和尚像，上堂。「長松蓊鬱，壯麗清關；古柏重榮，復隆海宇。祖印玲瓏，瀉活眼於缽盂峰畔；舊潭清水，易潛鱗於太白山頭。龍象交參，人在衍慶。到這裏，且喜人康物阜，海宴河清，正眼提持，罕遭此際。」驀揮拂子，召云：「大眾！曾過鐵蛇關麼？我要問伊天童消息。設或未過，必須親到始得。何故？古殿疏鐘扣莫窮，清關長鎖斷雲蹤，玲瓏嵓畔多奇秀，黃葉飄飄萬壑中。」

上堂。舉：「欽山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山云：『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得，令僧去，云：『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師云：「綿密針線還他欽老，冷熱機關無過夔公。檢點將來，猶是霞帔半抹、翠黛全遮，未得山林境界。設有問山僧：『如何是和尚家風？』向伊道：『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枝帶葉燒。』」

元旦，上堂。「玄樞密運，至道無私，包括乾坤，該羅萬有。所謂元正啟祚，萬象咸新，人人瑞氣盈眸，箇箇春風滿面，殊勝中最殊勝，奇特中更奇特，闊而無際，窮不可及。到這裏，三目非睹，二聽不聞，一道清虛，十方普覆。且道是甚麼物便乃如是？」遂揮拂，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示眾。舉：「三聖慧然禪師參德山，山云：『不用展炊巾，者裏無殘羹餿飯。』然云：『賴遇無，設有，向甚處著？』山便打，聖接住，推向床上，山大笑，聖哭：『蒼天！』出去。」師云：「一拶一捺，略露風規；一笑一哭，郎當不少。檢點將來，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乃喝一喝，下座。

上堂。「重提要玅，雪上加霜；再展機輪，夢中說夢。所謂：眼若不昧，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到這裏，頓空三際，迥絕纖塵，一片凝然，十方坐斷。山門於是起舞，佛殿自此歡呼，香爐[跳-兆+孛]跳上天，淨瓶抹過東海。你等諸人還信得及麼？設信不及，不免重下註腳。」舉起拂，云：「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

示眾。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簷前黃鵲噪，檻外白雲飛。」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閑攜竹杖過橋西。」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便打。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兩岸松陰笛一聲。」乃舉：「五祖因端和尚垂語云：『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光向什麼處去？」』祖叉手進前，抬頭顧視云：『也不爭多。端大稱賞。』」師云：「諸方

尊宿盡為白雲父子爭不足讓有餘？殊不知端和尚也是乞兒見小利。」

仲夏，上堂。問：「威音那畔動著不得，因甚德山見人便棒，臨濟見人便喝？」師云：「也是無事生事。」進云：「恁麼則香林風化古，祖道煥然新。」師云：「理長則就。」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其中親切旨，請師為舉揚。」師云：「且待秋來看。」進云：「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新。」師云：「信你不及。」進云：「也要和尚疑著。」師云：「早已勘破。」乃云：「巢知風，穴知雨，智鑑無痕，靈源無底。不是心，不是佛，月娟娟而萬水不沉；非旛動，非風動，雲靄靄而千峰自啟。達磨西來不會禪，至今露卻當門齒。且節至理彰一句作麼生道？柳陰拂地黃鸝囀，水碧搖天白鷺飛。」

正殿豎柱，上堂。「檢點將來一物無，偏於白地立規模，功勛雖即檀那事，亙古令人邈畫圖。良繇香林始闢、梵宇初成，御甲海之名藍，乾坤壯麗；挹鷲峰之遠秀，龍象交馳。到者裏，且喜紳衿合德、勳貴同心，遠近輸金、耆童布福，雖曰異方便，不出第一義。且道如何是第一義？」驀豎拂，云：「若向者裏倜儻分明，便知毫端寶剎，寸草金軀，一木參天，千祥駢慶；脫或未然，不免更資一路去也。」復揮拂，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上堂。「陽來復，陰漸剝。石筍抽條，花開枯木。祖師西來意，東壁掛胡蘆。」

上堂。「腳跟穩固，廓大方而無外；智眼洞明，透聲色以無遺。所謂參禪須透祖師關，學道要令心路絕。心路不絕、祖關不透，未免受他寒暑變遷、生死籠罩。不見僧問圓悟云：『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未審無位真人還有寒暑也無？』悟云：『汗出如雨。』進云：『分明在目前。』悟云：『莫向目前作窠窟。』進云：『爭奈即今何？』悟云：『鈍置阿師。』」師云：「圓悟老人可謂慈悲太過，然有落草之談，致使者僧認奴作郎，彼此不了。山僧即不然，待問：『無位真人還有寒暑也無？』向伊道：『寒時寒殺，熱時熱殺。』設若擬議，劈脊打出。何故？免教伊向寒暑裏摸索。」

元旦，檀越請上堂。「諸佛說不到，祖師提不起，本來真面目，無異聲色裏。況復風清柳墅，香發梅梢，春煙凝而水碧光浮，瑞氣生而村歌社舞，松直棘曲，鳧短鶴長，覿面相呈，更無隱晦。且慶賞一句作麼生道？上苑瓊開香馥郁，哲人先得一枝歸。」

轉藏，請上堂。「演出演入，河沙玅義全彰；對一倒一，百千功德成就。所謂：言言玉轉，字字珠回；頓漸雙融，事理一致。還會麼？一句了然今古事，大千無處不分明。」

上堂。「透脫時，毘耶窮眾士之辯；受用處，曼殊逞七佛之師。耀古騰今，騎聲蓋色，所謂玉轉珠回，機先路活，風飛電激，頂門眼空。」驀豎拂子，云：「會麼？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復舉：「韓文公問大顛和尚：『弟子公務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言。』大顛默然。侍者敲禪床三下，顛云：『作什麼？』者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文公忽然大悟。」師云：「大顛默然，賊身已露；侍者敲床，轉見不堪。文公忽然悟去，也是杓卜聽虛聲。」

示眾。舉：「盤山和尚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育王云：『若能如是，揑目生花。』」師云：「是真出家，揑目生花。坐斷兩頭，歸堂喫茶。」以杖橫肩云：「唵摩呢吽嚩吒。」

汪門唐氏圓經，請上堂。「一句全該無量義，一機通透萬重關，若能洞徹機關外，倒用橫拈不被瞞。況復千光應現，萬古一春，燭吐優曇，香騰兜陸，以此樹福則福至如雲從，以此益壽則壽同虛空界，塵塵剎剎普現威權，物物頭頭全彰正眼。不見僧問投子云：『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子云：『演出大藏教。』又有古德云：『演入大藏教。』」師云：「二老宿雖則演出演入，要且不知奇特事在。且道如何是奇特事？」卓拄杖云：「幾度醉歸明月下，笙歌引出畫堂前。」

對靈，小參。「生死不到處，覿體曼然；聖凡未兆時，當央卓犖。直得千古萬古只如今，前佛後佛無別道。放行也，風清野岸，梅寒透而香浮；把住也，點水成冰，雲蹤絕而岫麗。淨裸裸，依傍無門；赤灑灑，收攝不住。到箇裏，聖不增、凡不減，去無憂、來無喜，一道平沉，萬緣廓徹。所以道：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檢點將來，未是無生境界。且如何是無生境界？」卓拄杖一下，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

敕封弘覺禪師開戒，海印延師為羯磨，眾請上堂。「珠澄碧海，魚龍現舍那之身；月上青山，草木舒寶華之座。頭頭顯梵網家風，物物彰毘尼境界。人天共轍，生佛同源。進脩不假階梯，圓成安有持犯？于斯略回光相，即三事衲衣為百福莊嚴，頓令萬善雲敷、千祥駢集。若要提持向上綱宗，不涉時流舉措，敢借我法伯和尚威光，聊通一線。」揮拂，云：「撒手那邊千聖外，迴眸光射萬峰寒。」

供三大士像，請上堂。「三十二應，隨念斯彰；八十相好，依作而感。當其念之未起、作之未興，早已津濟四生、梯航三有，所謂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乃至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措躬蛤蜊、遁

跡寒明，如示佛身等無有間，何況湛上座一片辛勤塑成古佛，昔飾無竭、今供有地？眾中設有箇漢出來道：『香林門下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因甚又容供三大士聾？』山僧但向道：『曲為今時。』」驀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聲色裏坐，聲色裏臥，冷地商量，早成錯過。不錯過，堪笑楊岐三腳驢，踏倒嵩山破灶墮。」

晚參。舉：「五祖演禪師示眾云：『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石稻，好箇休糧方，耆婆不得玅。』」師云：「五祖和尚大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爭似香林這裏園無半莖菜、廩無一粒米，信手拈將來供養諸賢者？阿呵呵！真快活，夜半鐘聲敲未斷，清晨齊唱太平歌。」復舉：「鏡清問僧：『近離甚處？』僧云：『三峰。』清云：『夏在甚處？』僧云：『五峰。』清云：『放你三十棒。』僧云：『過在什麼處？』清云：『為你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師云：「出一叢林、入一叢林，無怪其然，只是清老棒頭至今無有落處。」

示眾。舉：「僧問巖頭：『三界兢起時如何？』頭云：『坐卻著。』僧云：『未審師意如何？』頭云：『移取廬山來向你道。』」師云：「者老宿向須彌頂上撐舟、大洋海底走馬，雖則快便難逢，不免和泥合水。設有問山僧：『三界兢起時如何？』向伊道：『看腳下。』『未審師意如何？』劈脊便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示眾。舉南嶽讓禪師參六祖因緣，師云：「輕輕一句，凝結八秋，驀地知非，翻成塗毒。不假修證，如桂月之高輝；染汙不得，似驪珠之朗耀。只如諸佛之所護念，且道護念箇甚麼？」良久，云：「露。」

示眾。「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驀豎拄杖云：「拄杖子聞恁麼舉，不覺手舞足蹈，走入諸人鼻孔裏，默自念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諸人還知麼？設若不知，且看興化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近前拈棒，僧又喝，化云：『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化直打出法堂。又僧問：『者僧有何相觸忤？』化云：『適來見他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到這裏去不得。是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師云：「這老宿雖則欺胡瞞漢、逞俊一時，殊不知萬劫泥犁甘心領受。何故？可憐不遇攀花手，狼藉枝頭多少香。」

晚參。舉：「仰山法堂坐次，見僧從外來，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山，山乃垂下左足；僧卻過西邊叉手立，山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山收足。僧禮拜，山曰：『老僧住此，未曾打著

一人。』拈棒便打，僧騰空而去。」師云：「仰山雖則善應來機，爭奈隨邪逐惡？者僧縱然乘空而去，要且當面受瞞。還委悉麼？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晚參。舉：「雲門云：『若說菩提真如解脫，是燒楓香供養你；若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餅香供養你。皈依佛、法、僧，下去。』」師云：「雲門燒香供養，要且不是好心。香林即不然，設有如何若何，便乃點茶濕嘴。何故？三生六十劫。」
除夕，示眾。「幾番湖海變滄桑，始信吾家別有長，煨芋尚無收俗涕，烹牛詎為塞僧腸？龜毛拂處龍蛇化，拄杖挑時日月忙，亙古一樁奇特事，令人言外自承當。雖然，也不得將斷貫索穿人鼻孔。何故？來年更有新條在，惱後春風卒未休。」
上堂。「大雪覆千山，孤峰頂不白。無人識得渠，萬戶俱打徹。」舉拂子云：「者裏挨開線道，拶得身來，許你諸人持論。設若眼孔定動，喉嚨心知，早是白雲萬里。」
上堂。「風生古殿，月轉回廊，雲散峰青，水澄魚現，說什麼三登九上、短限長期？直下知歸，參學事畢。」豎拄杖，云：「還知觀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來卻是饅頭麼？三生六十劫。」
上堂。橫按拂子，云：「通身是，遍身是，木人裁兔角於貓頭；接得伊，識得伊，石女剪龜毛於鱉背。不是主賓三玄，亦非君臣五位。若作佛法商量，笑殺三門土地。」
上堂。「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古鑑辨媸妍，良工列規矩。末後句，只者是，我與雪峰同條生，不與雪峰同條死。且道如何是末後句？」喝一喝，云：「善財拄杖子。」
對靈，小參。「槐國悠悠夢斷時，青燈黃卷閱何期？髑髏識盡摩醯眼，枯木龍吟一段奇。」驀卓拄杖，云：「子堅陸君若向者裏領略得去，本來面目觸處分明，生死籠罩無絲，榮辱干他不得，說甚麼兜率仙苑、佛剎魔宮，紛紛花雨嚴身，襲襲香風襯足？其來也，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彰；其去也，似鳥翔空，天寬地闊。還委悉麼？蟄戶未驚新歲電，梅腮已露舊時顏。」
對靈，小參。「夏木陰陰數鳥啼，庭蘭玉砌草萋萋，輕身既入蓮華土，明月依然照海西。所謂聖凡不異，石女明劫外之機；去住無為，木人唱還鄉之曲。七情網破，瑩若澄潭；五障緣空，皎如白晝。說什麼尸林契悟，涇渡拋嬰，直下知歸，頓踰諸聖？還知張淑人去處麼？春光不到無根樹，一度花敷一度榮。」
授石璞質西堂衣拂，上堂。「機先領略，格外承當，滅卻瞎驢邊，流通正法眼。佛佛授手，罟四海之鯤鯨；祖祖相傳，掠千峰之菸菟。大振光明幢，便作師子吼。且孤標一句作麼生道？佇看血汗八

駿駒，何啻日馳三千里？」復說偈曰：「與師智等減師半，智過於師始見雄，非是香林殃及你，從來正脈貴流通。」
師誕日，請上堂。「雲生碧嶂，水出高原，舒卷不假纖毫力，點滴寧分淡與鹹？若作佛法商量，蚯蚓鑽汝鼻孔；不作佛法商量，蝦蟆咬你心肝。除卻兩途，如何話會？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
上堂。僧問：「龍生龍子，鳳歸鳳巢，龍鳳交參即不問，未審那箇是英豪？」師曰：「高著眼。」進云：「如是則意氣愈添，威獰更甚。」師曰：「也大難得。」僧禮拜，師曰：「意氣何在？」乃云：「格外拈來，識者猶希；覿面相呈，更無隱諱。文殊出女子定不得，圖添佛祖冤仇；德山未會末後句，貴作人天眼目。若論臨濟家法、太白風規，香林未敢妄通消息。何故？智海無波通雀徑，覺天有月照雲山。」
上堂。「禪非意想，道絕功勳。香嚴擊翠竹以颺聲，靈雲見桃花而增彩。頓除知解，自釋群疑。鼓腥羶於豬肉案頭，引蒼蠅於破驢脊上。風生錦地，月印春波。直下分明，了無疑滯。」遂卓拄杖云：「者裏卻然理會得，高山平地總西方。」
示眾。「明還日輪，暗還黑月，明暗何來？眼開始得。且道眼在什麼處？」以杖指云：「是明？是暗？」
開示。「若欲究明箇事，必須立堅固信、具決定志，剔去平昔所見所聞、塵情意想、差別知解淨盡無餘，然後提箇萬法歸一，單看一歸何處，行也如是、坐也如是，至於語默忙閒、喜怒哀樂亦如是，默默孜參、綿綿密究，直至參之無參、究之無究，驀地冷灰荳爆，如披雲見日、如貧得寶、如暗得燈、如寐忽覺，到恁麼時自成一片矣。設若疑情未發、恍惚未定，散亂紛紛、昏沉擾擾，即將前一歸何處，左右攻擊、前後鞭逼，進之、退之，愈拶愈追，忽然噴地一聲，方知娘生鼻孔依舊大頭垂。珍重。」舉：「真淨文禪師與劉宜翁坐次，翁乃指衲衣云：『喚作甚麼？』文云：『禪衣。』翁云：『如何是禪？』文抖擻云：『抖擻不下。』翁無對。文掌云：『你伎倆如此，要勘老僧那？』」師云：「劉宜翁當時不合放過，見彼抖擻，好與劈面一笏，非惟耀後光前，且與孔門增益。」

佛古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超質等編

住嘉興平湖曹溪禪院

師於順治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受當湖宰官暨合邑縉紳、孝廉、文學、居士等請入院。至三門，云：「浮幢剎覿體現成，解脫門當陽直捷。」遂喝一喝便入。
彌勒。「貪愛破村方，忘卻兜率院。十字街頭等箇人，要且不是這箇漢。噫！識你了也。」
韋馱。「共住閻浮裏，同扶正法輪。降魔須著力，感化要殷懃。」
佛殿。「因禮得禮，自倒自起。佛之一字，吾也不喜。」遂上香云：「是何言歟？」便展拜。
當日檀越張仲缶、趙行可、陸珊瑞、金峻升等請上堂。拈疏示眾云：「霞箋燦爛，貝葉珠璣，發揮上古宗猷，贊佐今時法社。文彩既爾全彰，不妨對眾展演。」宣疏畢，師以杖指座云：「者曲彔木床，巍巍充塞虛空，蕩蕩杳無涯際，今朝直上尖頭，屙出熏天臭氣。」便陞。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盤大地，葉覆須彌，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萬歲，伏願皇圖齊北極，睿算等南宸。」次拈云：「這一瓣香，位列三旌之貴，祿享萬鍾之尊，恭為在廷文武、牧外公孤及本邑現任尊官，伏願德政逾先達，仁風起後賢。」又拈云：「者一瓣香，風標越格，氣概天然，恭為本山檀護、縉紳居士，伏願華開祇樹，果結儒林。」復拈香云：「紅爐烹就，白棒煆成，第二回拈出，供養天童堂上林野先師，用酬法乳之恩。」上首白椎竟，僧問：「曹源一脈，五派攸分，古佛陞堂，是何祥瑞？」師云：「蟻聚蜂騰無限意，香煙旋結萬千層。」進云：「獅音吼破千山月，法印光含萬派宗。」師云：「錯聽不少。」
問：「昔日子胡狗兒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如何是子胡狗？」師打，云：「好箇差異畜生。」進云：「如何是上取人頭？」師云：「打殺久矣。」問：「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今日曹溪端的為箇甚麼？」師云：「只為你鼻孔未曾穿。」進云：「恁麼則天長日月輝今古，大地笙歌處處新。」師云：「滿眼滿耳。」進云：「龜毛揮電影，兔角攪空花，是誰分上事？」師云：「山僧拄杖長八尺。」復有數人同時豎拳咳嗽，師云：「一齊收下。」乃云：「平田迥出，觸目森然，悠悠綠水環村，靄靄青雲起戶。蘭庭更梵苑，風巢雨穴，無非般若道場；膩水化曹源，直澗橫塘，盡是

西來大意。正當恁麼時又且如何？」驀拈拂子作釣勢，云：「投公不廢任公餌，直得錦鱗遇始休。」(謝詞不錄)
復舉：「虎丘元淨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淨云：『坐觀成敗。』僧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淨云：『遠親不如近鄰。』」師云：「元淨禪師答話，大似舍近而就遠。設有問山僧：『如何是到家一句？』向伊道：『自由自在。』待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復云：『照顧眉毛。』即今朝旆寵臨，詞林畢集，遐邇欣眉，人天快意。且道是遠親耶？是近鄰耶？」復擲拂子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仍藉四方材。」
陸珊瑞慶母八旬，小參。「晴光入戶，大地維新，瑞草撼海島之風，靈萼綴瑤階之麗，蘿圖燦爛，劫石焜煌，不假慶會風雲，便適當人受用。所謂靈椿翠映須彌老，天地同根萬物宜，珂月一壺隨分足，芝蘭毓秀共爭奇。」驀卓拄杖，云：「還知當人壽量麼？千載鶴翔銀漢月，萬年藤掛老松梢。」
師誕日，眾護法請上堂。士問：「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今日陞座作麼生？」師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進云：「恁麼則庭前柏子千年古，點綴青山與白雲。」師云：「居士分上作麼生？」士喝，師云：「好一喝，未有主在。」士問：「世尊初生便會指天指地，因甚雪山六年方睹明星而悟道？」師云：「慣穿時人鼻孔。」進云：「輕輕躡足龍門過，引得清風動地來。」師云：「賺殺幾許英靈。」士拂袖歸眾，師云：「計窮力竭。」乃云：「呱口未開，早吐廣長之舌；醢目纔瞬，全舒格外之機。風汀月渚以翛然，雨市煙村而自適，珊珊玉樹慧燄彌天，杲杲珠林清光匝地，所謂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無聲之中獨聞和。到這裏，非凡、非聖，非佛、非仙，無我、無人，無榮、無辱，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說什麼六八四十八、九九八十一，直饒寶掌千歲、百念趙州，要且搆他一莖毛未得在。畢竟作麼生是伊出身一句？」揮拂子，云：「超方越格無倫匹，剖古磨今更有誰？」
祈嗣，請上堂。「實相離形狀，真智絕名模，直下無纖毫，全彰奇特事。所謂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為造化之根源，作天地之太祖。以是麟從天降，瑞應衡門，夢筆生花，芝蘭結果。大士道：『若人持誦大悲神咒，於現在生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為大悲心陀羅尼也。』與麼說話，大似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簡點將來，猶是曲為今時。且道孕信懷旋、祈求皆應一句作麼生道？從來積善多餘慶，坐看熊羆協夢新。」
裝供韋馱，檀越陳公從、朱奉田、翁晉生請上堂。「分身百億，未足為多；端坐虛堂，豈常言靜？況值楓林鬥麗，霜菊爭妍，瑩瑩月印寒江，皎皎星騰碧漢，三洲應化，萬國橫身，施籌略於摩利支

天，運伎倆於大千沙界，神通易測，密行難知，為佛祖之紀綱，作人天之依怙。且如全賓即主，全主即賓一句作麼生道？護法護人盈宇宙，為祥為瑞滿乾坤。」

金怡原、孫茂恂等請上堂。問：「梅發寒天，點綴山家富貴；鐘鳴野徑，引牽衲子風騷。為復神通玅用？為復法爾如然？」師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進云：「恁麼則檀信虔誠，沾恩有地。」師云：「梅發寒天，鐘鳴野徑。」問：「龐道玄參馬祖，豁開心地；楊文翰遇廣慧，頓斷疑情。今日眾檀飯僧，師以何法相為？」師云：「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進云：「恁麼則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師云：「莫作如是見解。」乃云：「寒爐發焰，冷壁生輝，莊嚴無位人，流通正法眼。布慈雲，灑甘露，演教外之真風，示目前之受用。其開也，則三頭六臂；其合也，則毫髮不存。覿體如如，更無遮障。諸人因甚到這裏排身不進、入作無門？蓋緣見處不真、悟處不實，以致零星家寶自昧衣珠。而今要到脫離塵縛、截斷疑根，不免借黑漆拄杖指條通天活路，令此各各歸家穩坐，安穩自適。」驀卓拄杖，云：「還會麼？見義弗為非勇士，臨危不變始驚群。」

立監院，上堂。僧問：「賓主歷然即不問，當家種草是如何？」師云：「一肩荷負。」進云：「恁麼則一人有賴，萬象咸和。」師云：「誰不仰止？」進云：「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師云：「閒言語。」乃云：「浪鳴非獨掌，支廈詎孤材？花雨瀰幽徑，香雲布石臺。」驀豎拄杖，云：「拄杖子聞恁麼道，遂踴身前云：『百丈以前，崖居穴處人人自律；百丈以後，高堂廣廈人人自廢。和尚既爾退居自適，因甚又改樑換柱、撤東葺西？寧無虛費檀信脂膏乎？』山僧只向他道：『檀護信力堅，隨機而導之。』於是拄杖子唯唯退身。」云：「既崇大廈，良非一木所能為；力振頹綱，須藉群賢而輔弼。可謂人宜舊、器宜新，器新則無缺傷之患、人舊則有練習之能，可以揚法性之風旛、可以竭楊岐之吁嘆，洗清塵世，徽贊宗猷，一任續鳧截鶴、夷嶽盈壑，頭頭皆玅用、法法盡神通，悅可眾心，功施不浪。且氣聲同應、主伴互彰一句作麼生道？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須借春風力。」復舉：「趙州禪師問僧云：『曾到此間否？』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一僧云：『曾到此間麼？』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問云：『到與不到，因甚俱云喫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師云：「口甜如蜜，心毒似砒，一盞清茶，不揀高低。趙州老，太狼藉，可憐不遇天池客，白[噗-口+白]唇生三五尺。」顧左右，下座。

新春，卜愛湖誕辰，請上堂。「春回萬象，法印森羅，闇闇滿目煙光，燦燦一天花雨。所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如是，則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煙島雲林咸提妙旨。探驪頷於寶所，夕魄騰輝；摘靈瑞於華間，朝陽孕彩。三草二木悉賴滋芳，四聖六凡全承其力，悟之為阿耨菩提，散之為天曼陀羅，侯王得之為天下貴，善友契之為如意寶。以此筏苦海，以此濟貧餒，千齡稱慶，三祝無虛，百福宜祥，五雲有繼。還委悉麼？庭前柏樹自條然，直透鴻濛萬象先，兜率宮中一晝夜。」遂屈指數云：「人間剛道四百年。」

平湖邑侯朱鶴門塑大悲聖像開光，請陞座。「至體等虛空，靈源常湛寂。堅密以為身，入塵而自謐。悲願遍婆娑，示生何期畢。得度現宰官，天大將軍出。折箸攪滄溟，魚龍皆迪吉。觸境有權衡，臨機無固必。萬象悉昭回，千江月印一。點開寶目光，並耀如十日。」

婁東黃夫人送法衣兼受戒，請上堂。「衣珠朗映，清淨猶若冰霜；智體鮮妍，皎潔同於琉璃。畦服遍覆，心地全彰，開火宅之青蓮，淨紅塵之白業。磨不磷、涅不緇，金剛體報金剛壽；脩不無、染不得，薝蔔花敷薝蔔香。共佛祖播真風，與含生恢本據，惟斯福德人，作諸希有事。所以道：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到這裏，大似鋪花錦上愈見光新，殊不知當人腳跟下本有袈裟地，迥立天外，逼塞虛空，千聖侵欺不得，萬靈景仰有分。秖如受戒延齡一句作麼生道？一絲纔掛體，萬德自莊嚴。」

住燕都千佛禪院

師於順治十七年冬上進天童林老和尚語錄，憩錫隆安，欣逢御臨慰問，天言藹切。次後受大護法朝宰金之俊、胡世安、龔鼎孳、馬紹曾、嚴沆、金漢鼎、柯聳、徐元文、李仙根、馮弘道、韓詩、金式玉暨眾居士等請，就院結冬。上堂。拈香，云：「宴坐隆安七尺床，鍼頭一見意何長？追思無計酬　恩澤，今古惟憑一瓣香。爇向爐中，端為世祖章皇帝昔乘佛願而御金輪、今釋金輪而歸佛位。此一瓣香恭為今上至尊至貴、福壽軿臻暨滿朝王佐、闔國軍民共樂昇平。」次，拈云：「者瓣香名不得、狀不得，惟我天童堂上林野先師始末咸知。」遂斂衣趺坐。維那白椎竟，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的人來，和尚作麼生接？」師云：「且居門外。」進云：「恁麼則金剛腳踏地，剎竿頭頂天。」師云：「有甚奇特？」乃云：「古殿洞然，玲瓏溢目，風生烏樹，香散庭

幛，列諸聖於其間，羅萬靈於此際。龍驤虎驟，啟千佛之頹風；疊嶂層巒，拱九重之聖境。沒絃琴調，貴和知音；無孔笛腔，惟善節拍。且道還有飲泉水、知地胍者麼？」遂起身，鞠躬，云：「不因大量設蒲供，怎得陞堂祝聖圖？」卓拄杖，下座。

彌陀聖誕，萬行大德領眾請上堂。問：「慶誕設齋即不問，今日上堂事若何？」師云：「大家在這裏。」進云：「如何是千佛境？」師云：「門連城市，車馬駢填。」「如何是千佛人？」師云：「幾度知君無覓處，一朝相見抱慚惶。」「如何是人中境？」師云：「青山只解磨今古，綠水何曾洗是非？」「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眉橫鼻直，眼大舌長。」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一句更如何？」師云：「我若向你道，恐你錯會去。」進云：「恁麼則全因燕地月，盡見江南春。」師云：「莫將鶴唳誤作鶯啼。」問：「如何是男子身中入正定，女子身中從定出？」師云：「風敲月戶三秋冷，雨打茅堂六月寒。」乃云：「白雲萬頃卷寒光，落照峰披鳥語狂，幾度知君無覓處，一朝相見抱慚惶。所謂：至鑑昭千古，圓明絕後先，剎塵諸佛土，一一總如然。是以，撒手那邊，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洲；回頭這畔，竹疏雲補密，梅老雪作花。直得畫閣盈虛，寶嚴而飾；華輪香潔，充滿其中。微風行樹而雅韻斯彰，眾鳥綸音而鴻名不墜，天垂雲縵，地布黃金。沉沉冷壁交輝，直教寒冰而發燄；皎皎珠光互映，致令枯木以糝花。潛行密運，觸事皆真，括古該今，應緣不謬。還知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麼？」遂合掌，云：「眾生有願來吾國，豈免頻伸一臂長？」

晚參。問：「如何是向上一著，千聖不傳意旨？」師云：「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空。」乃云：「向上一著，千聖不傳，信手拈來，匝地普天。把住也，折角泥牛眠海底，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放行也，無毛鷂子潑天飛，羅籠不住、呼喚不回。且道：放行為人好？把住為人好？男兒自有衝天志，豈向他人行處行？」

晚參。「冰凝蠟骨，鵝護雪翎，廓爾虛閒，杳忘管帶。拈卻炙脂帽子，剖出無瑕方是玉；脫卻鶻臭布衫，畫成有足即非蛇。臨濟既喫六十殺活棒，因甚還思一頓蒿枝拂？」舉拄杖，云：「者裏著得一隻眼，則不妨移過去作未來、移未來作現在；其或未然，有寒暑兮損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冬至，李清宇誕辰，請上堂。「五峰峭峙，聳霄漢以尊榮；一鏡虛涵，納聲光而無際。祖翁田地，處處分明；本有家珍，時時顯露。到這裏，直得五行倒置，爻象變遷，移凶星為吉曜，易短限作長齡，舉必全真，動無遺照。說什麼十五日以前，瓊林添晚翠，秋水漾空碧，至寶秘形山，往往人不識？十五日以後，西風寒鴉噪，黃菊間霜白，時節不相饒，山河都漏泄。正當十五日……」遂揮拂，

云：「祥麟天上呈，瑞氣滿閻浮，事事本陶然，一切皆具足。且慶祝一句作麼生道？惟憑一句無私語，用祝華堂大有年。」

人日，劉母侯超鳳誕辰，請陞座。問：「南山不艾菁蔥翠，北嶠開敷爛熳霞，謂復壽人多瑞色，謂復應與善人家。」師云：「不記春秋多少歲，松梢惟見鶴來棲。」進云：「若不乘鸞鳳，焉知蓬島寬？」師云：「且喜領話。」問：「新年佛法即不問，劉母誕辰請讚揚。」師云：「地久天長。」進云：「恁麼則願將日月為天眼，掇轉乾坤作壽山。」師云：「滿口道著。」乃云：「云何得長壽，金剛不壞身？」驀豎拂子，云：「大眾！如何是金剛不壞之身？」復一拂，云：「莫不是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麼？莫不是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麼？莫不是呼之有聲，觀之無形麼？莫不是明踰日月，量等虛空麼？如斯圖度，何異持蠡酌海、用管窺天？殊不知金剛正體在天同天、在人同人，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應以居士身即現居士身、應以婦女身即現婦女身，雖則隨所應度而為現身，要且不屬陰陽造化，餘閏更遷，到者裏只得青含柳眼、玉襯梅腮，晴光轉而桃苑生春、淑氣催而崗陵秀麗，且道陽和初暢、壽域彌新一句全該如何展演？須彌頂上築金隄，千輻輪紋越樣奇，不記春秋多少歲，松梢惟見鶴來棲。」

六王府李夫人為翁娥公請對靈小參。問：「今月今朝正忌辰，慘傷提起淚沾襟，五婦絕倫伸孝意，仗承三寶薦夫君。三寶功勳即不問，國公鼻孔作麼生？」師云：「雨洗千峰淡。」進云：「恁麼則參商兩地，月共一輪。」師云：「春煖百花妍。」進云：「塵塵安養土，處處玅蓮邦。」便禮拜。師云：「爭奈閻黎未到來。」乃云：「圓明妙性，不染纖塵，諸緣和合，有所離散。所謂昔從佛苑示現王身，今棄世緣而歸樂土，雖在一切處，不為一切處所拘；雖離一切時，不為一切時所攝。猶是月涵眾派，春在百花，幽鳥語喬林，殘紅隨遠水。若是大丈夫漢，向腳跟未動之際，便乃坐斷毘盧，高超象帝，尊而無上，貴不可名，又說什麼雲去雲來，長空自在，漚生漚滅，濕性恒如？直饒寂然不動，智普應於諸國，亦未是全體受用。」驀豎拂子，云：「還見翁娥殿下向這裏現本有身、證無生果麼？設能見徹，娑婆擲去他方，安養移來此土；其或未然，更為指陳。」復揮拂子，云：「名花不藉春風力，便入蓮臺最上層。」

六王府李夫人誕辰，請陞座。「靈葩香散鷓鴣天，葉覆鴻濛未召前，落落風聲無限意，都緣根蒂植多年。所以道：有物生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驀豎拂，云：「這裏透脫分毫，則過、現、未來無量無數恒河沙世界，於此界中有無量無數瓊樓玉殿、花果林泉、奇珍玩好、繒褥鮮妍，復有不可說不可說如

意寶珠、不可說不可說交光絲網、不可說不可說微妙音樂、不可說不可說醍醐上味，隨處現前，受用無盡。說到此間，設有英俊道者高聲喝云：『此是世間福德因緣，未得超凡入聖之果，直須洞徹父母未生已前本來面目，是真受用，是名福田。』」良久，云：「是則也是，似則未似。何故？不見道：大福德人脩，大福德人受，有因必有果，一切皆成就。」擊拂，下座。
孝子張梓為考樂安請對靈小參。「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只如張公安寢，三七日內香燈互映、日月交光、鐘磬和鳴、語言敷奏，便是聲色言語覿體全彰，卻喚什麼作大道？」驀豎拂子，云：「者裏明得徹、悟得透，則風動旛飛，盡顯靈明；人泣鳥啼，不離本際。論甚秋容澹澹、灝氣沉沉，直下洞然，高超物外？還委悉麼？若能委悉，則官居一品，未足謂公之榮；爵享千鍾，未足謂公之貴。世事等浮雲，賢哲如同夢。其或未然，更為註腳。」擲下拂子，云：「卸卻塵緣歸淨域，花開端見本來身。」

住圓寧禪寺語錄

師於康熙二年四月初四日，受世禎、秦操、江鳳彩、佟撫院鸞彩、佟護法賦贇、佟總戎等請，住圓寧禪寺。入院，山門。「現成門戶，不煩顧鑑，腳跟踏著，優曇燦爛。」拽杖便入。
佛殿。「菩提樹下香風動，正覺山前花雨飛。今日圓寧重覿面，不由人見盡瞻依。」遂展拜。
是日上堂，拈香祝聖云：「者一瓣香，尊貴天然，誰敢酬價？爇向寶爐，端為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淳風廣被，人表無虞，惠澤普施，群機有潤。」次拈云：「此一瓣香，深培曠劫，瑞應斯時，奉為在朝勳戚、牧外尊官、遠近檀越、列剎耆宿，暨今請主圖賴固山佟門眷屬，惟冀清聲澍於麟閣，韶算臻於芥城。」復拈云：「者一瓣香，活鱍通方，團轉無閡，自從撥草瞻風以至入廛垂手，第四回供養天童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上林下野先師，用酬法乳之恩。」遂趺坐。問答畢，迺云：「雷音初震，聳聽人天；慧日重升，光新宇宙。顯揚向上宗猷，揭示曹溪的旨，直使人人親見古佛彌陀，方信安養在近；貴令箇箇識取自己家珍，始知寶所非遙。論什麼撥灰見火、過水逢渠，萬象之中獨露、北斗裏面藏身，赤肉團上無位人，都來與汝不相干。且道昇平共樂承誰恩力？」卓拄杖云：「普天匝地皆安枕，盡向吾皇化育來。」復舉：「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師云：「二老宿大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圓寧這

裏總莫管他出與不出、為人不為人，直截提持，自然磕著。何故
噩？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岳樂和碩安親王請師就慶豐廣嗣禪寺資薦世予嘛呢，上堂。問：
「向上宗乘即不問，今朝薦召事如何？」師云：「山高雲氣冷。」
進云：「且道嘛呢世子即今向甚處安身？」師云：「澗闊水聲
幽。」進云：「親王設齋更有利益也無？」師云：「泥多佛大。」
進云：「恁麼則七寶池邊聞法喜，九蓮臺畔證無生。」師云：「不
妨道著。」問：「無紋玉璽懸空印，百雜場中獨占魁。西來大意即
不問，廣嗣消息事如何？」師云：「皇天無私，惟德是化。」進
云：「秖如撾鼓陞堂，人天慶集，又作麼生指示？」師豎拂子，
云：「會麼？」進云：「自從一箭收功後，萬載千年樂太平。」師
云：「誰不恁麼？」乃云：「西來的旨，舒卷分明；劫外風規，見
聞不昧。已是河沙妙義斯彰，百千功德圓具，欲待山野說箇甚麼即
得？到這裏，事不獲已，只得鋪花錦上。」驀揮拂子，云：「於中
略回光相，則鳳堂鼓響，七處九會而共演真乘；梵苑鐘鳴，四聖六
凡而齊成佛道。更令金枝再茂、桂子重馨，幼者壽而老者康，爵彌
增而福彌厚。然雖如是，還知嘛呢世子安身立命處麼？」復揮拂
子，云：「王室殷殷留不住，幡然直躡寶華宮。」
超道請上堂。問：「黃鳥紛紛遶樹頭，梧桐葉落滿天秋，圓寧消息
即不問，今日延生事若酬？」師云：「南山不艾青蔥翠。」進云：
「十月懷胎，三年乳哺，恩作麼生？」師云：「北嶠從敷爛熳
霞。」進云：「恁麼則識得最親者方報罔極恩。」師云：「山高水
長。」進云：「可謂牧童歸去橫牛背，鐵笛斜吹賀太平。」師云：
「多了這些風韻。」乃云：「蒼松古柏淡雲籠，花笑鶯啼瑞氣重，
皓首童顏相慶會，不知誰識劫初翁？」驀豎拂子，云：「這裏且喜
青荷似鏡，綠柳如絲，六月息鵬遙，九皋斂鶴翥，折旋俯仰全承渠
力，運用施為不從他得，正當碧池添翠，玉幹生輝，節屈斯彰，毫
無隱諱。還委悉麼？菡萏未敷香馥郁，蟠桃早已結新枝。」
千佛菴緇素請上堂。「魔宮虎穴，足可安居；土面灰頭，道人常
分。所謂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建立法幢，隨處作主。所以，山僧
住千佛時，祇見千佛時境界，門連城匝，車馬紛紜，黃沙迷過客，
若箇是知音？今住圓寧時，惟見圓寧時境界，燈幢聯寶堞，鐘磬雜
笙歌，浩浩紅塵裏，滿目盡他鄉。雖然，一動一靜，事無兩般；在
此在彼，理歸一致。正恁麼時，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隨喝
一喝，云：「倏爾驚看兩鬢雪，寒毛不覺豎渾身。」
提督柯鐸請發引小參。「玅體由來不染塵，了無生滅可相侵，玉樓
香燼窗生白，無限清光度碧岑。若論楊氏孺人，其來也，鳳鳴天
岸，瑞映瑤階；其去也，花綻蓮漪，香分玉砌。識夢幻以非長，覺

菩提而克證，所謂知幻即離，非幻不滅。真規既爾顯露，幻相安以久停？乘此廣大風雲，一任優游自在。秖如去來不以相、動靜不以形，臨岐一句又作麼生？」遂揮拂子，云：「劫前大道無壅塞，信步家鄉即便歸。」

端陽，請上堂。「葵榴初綻，蒲劍新抽，祛邪魅於今時，消毒害於此際。桃符換彩，艾虎張獰，黍角餉孤忠，龍舫競湘水。正眼看來，怎似圓寧寺裏香饈豐盛，六味調和，羅列目前，般般具足？只要諸人粗餐細嚼，知果識因。若能一念不生，管教千殃頓息。正當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高標奪得靈山錦，五瑞全彰百舌無。」

對靈小參。「鏡花水月兩虛明，起止因從自本根，了卻幻緣無異夢，何妨天際片雲橫？所以道：鏡裏形，水中月，昔本無生，今何有滅？榮辱不千，聖凡路絕。論甚井藤之易脆，花萼以摧風；破鏡絕重圓，鼓盆而自悅。直饒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淨裸裸全彰，赤灑灑獨露，變火宅作清涼，化愛纏為解脫，猶是聖智未圓，墮空之謂。」遂卓拄杖，云：「直下見得徹去，不起一念，即證無生；不動一步，遍遊沙界。還委悉麼？」復擲杖，云：「玉樓人去蓮華上，香滿長空月滿臺。」

上方廣生等請上堂。「明炬燭昏衢，津梁通險道，若非過量才，詎續無絃調？況乃人間事，所重惟財帛，誰減口邊餐，與人充饑腸？今之廣禪子，率眾剖珍儲，來結無漏緣，六度莫能及，兼懇登曲糸，乞法廣流傳。我宗無語句，安可恣妄談？過現未來事，毫髮無間然，眼底既分明，終不被舌瞞。捷徑有一詞，奉白諸賢哲，端的見根源，拄杖為爾說。」隨卓杖一下，云：「上方月朗千峰白，廣扇宗風宇宙生。」

寶公首姪孫等請上堂。「至鏡當軒，照波旬之窟穴；靈鋒在握，伐異見之稠林。一句截流，萬機不到，況復德山棒、臨濟喝，天龍豎指、道吾舞笏，華亭船子撐風月、芭蕉拄杖驗龍蛇？雖然發揮向上宗猷，何異南山起雲而北山下雨？」驀豎如意，顧眾云：「這裏挨開線道，拶入身來捉敗黃面老子，何用圓寧三寸說青道黃、寶公赤手提上挈下？其或未然，不免亡羊而泣路、受惑染以悲絲，急須努力，莫教錯過。且如賓主互用、聲氣相投作麼生道？玅舞還須誇遍拍，三臺仍是大家催。」復舉：「陸光祖問玉芝法聚云：『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即今向甚麼處去了？』聚指庭樹鳴蟬曰：『這裏也有一箇。』祖云：『聲響便是麼？』聚曰：『喚作聲響即錯過去也。』」師頌云：「相逢詰問去來由，古樹蟬鳴幾度秋？濁世塵埋猶不薦，寧於指上解風流？」

桂林李兵憲請小參。「仕路已經過，翛然林下居，庭前柏樹子，茂發萬年枝。以是，金莖露獻，玉柯風鳴，非勁節之能齊，詎大椿之

可比？蒼蒼色潤，鬱鬱光新，不涉陰陽，寧關歲月？」舉起如意，云：「還知這箇落處麼？若知，則是聖是凡，束之高閣；即心即佛，颺於海底。設若不知，未免葛藤一上。若論這漢子，結根上國，孕質三韓，甦民困於顛危，活泉源於涸塞，謙光載道，廉影彌空，翻思龐蘊之風，頓返陶潛之旆，恬然一室，寂默為功，深入不二之淵，研究純一之妙，誠將染指必獲薪傳，世出世間得未曾有。且理事雙彰，如何話會？梅舍纔方開雪眼，桂林早已露秋容。」
兵部何元英追嚴，請上堂。「最上一乘，千聖同源；教外真宗，萬靈共具。其奈識隨妄變，境逐神移，順逆差殊，忘於返照。所謂迷即眾生，悟則為佛。迷悟既爾自持，生佛豈從他得？」驀豎拂子，云：「若向這裏少許相應，則法自本來，佛仍舊物。一念之間，遊遍恒沙剎土；一食之頃，成就無量慧身。竭愛河為兜率，化泥犁作香城，普令九泉滯魄悉證無生，歷劫含靈齊登彼岸。且道存歿均益以何分析？華臺有願迎仙侶，磐石無痕繼永年。」
晚參。「病瘥不假驢駝藥，延齡何用九還丹？山僧昔在天台通玄秘授靈驗奇方，善治盲、聾、瘖、啞、貪、嗔、癡、妄諸般邪魅、疑難雜症，無論國王、大臣、僧、尼、道、俗，只消一服立刻痊愈。如何是方？擘？單提一口氣不來，畢竟向什麼處安身立命？直下服去自然見效，不惟眾苦冰清，亦乃菩提克證。倘若疑信不決，舊疾仍作，莫言不道。」
康熙四年七月十六日，正藍旗　和碩額爾黑親王為薦郡主烏琳珠，請上堂。「一靈不昧，八處翛然；五障緣空，離諸生滅。所謂事亦然、理亦然，穢邦淨土一毫端；名不得、狀不得，風動雷鳴俱漏泄。非升沉之攸分，豈聖凡之有別？」驀豎拂子，云：「郡主向者裏領略得去，不起一念，成就不可說、不可說無量慧身；不動一步，歷遍不可說、不可說寶嚴佛國。論什麼澄潭月皎、靜夜鐘聲，捨天徑以躡遐關、轉男身而成正覺？只如法筵大啟、龍象畢集，吹大法螺、擊大法鼓、登大法座、演大法義，一期佛事早已云周。且道郡主居何國土？」擲下拂子，云：「謾道瓊顏風雨嫉，且看玉女證金僊。」

佛古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超質等編

拈古

德山托缽。

師云：「者老漢雖則明脩棧道，暗度陳倉，可惜罕逢作家。當時見伊與麼使，云：『不必。』非惟截斷葛藤，亦且自有生涯。」

報慈讚龍牙真云：「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牙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牙撥開帳云：「見麼？」僧云：「不見。」牙云：「不將眼來。」慈聞云：「龍牙只道得一半。」

龍牙全身獨露，這僧覿面不逢。當時撥開帳子，好與和身推倒。非但龍牙容身無地，抑令報慈目瞪口呿。

昔有秀才問長沙：「某甲曾看《千佛經》，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長沙召秀才，才應諾。沙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否？」才云：「不曾題。」沙云：「得閒題取一篇好。」

者則公案十箇有五雙，都向黃鶴樓上閒題一篇處鑽研。殊不知長沙有頭無尾，置人中路，當時待伊應諾，便云：「居何國土？」不惟親見諸佛，管教七步成文。

霍山景通禪師因到仰山前，乃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仰山下禪床，打四藤條。

當時山僧若見，亦與四藤條。何故？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南院一日陞堂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此猶未是某甲問處。」院云：「你問處作麼生？」僧云：「失。」院乃打，僧不肯。

南院列陣千里，縱奪可觀。者僧善能抗敵，其力未充。若是本分衲僧，管取南院棒折。

楊岐甄叔禪師因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叔呈起素珠，月罔措，叔云：「會麼？」月云：「不會。」叔云：「某甲參見石頭。」月云：「見石頭得何意旨？」叔指庭前鹿云：「會麼？」月云：「不會。」叔云：「渠儂得自由。」

楊岐老漢賣寶，遇著瞎波斯，置之勿論，只是不合向者僧手裏呈款。何故？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明招謙上堂，云：「風頭梢硬，暖室商量。」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杖一時打散。

這老漢與麼提唱，大似欲隱彌露。雖然如是，爭奈忙忙者匝地普天。

楊岐見石霜化主至，問云：「征行戰將，假道經過，箚寨既圓，何不與楊岐草戰？」主云：「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親逢老作家。」岐云：「楊岐且輸小捷去也。」主便喝，岐云：「亂做作甚麼？」主將坐具劃一劃，岐云：「齋後鐘。」主便噓，岐云：「只這箇，別更有在？」主無語，岐云：「敗將不斬，且喫茶去。」

這僧將成九仞之山，只欠一簣之土。當時待云：「只者箇，別更有在？」好將坐具劈面便摵。不惟光前絕後，亦且自有出身。

睦州見僧，便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僧云：「某甲如是。」州曰：「山門頭金剛為什麼舉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州便打。

臨危不變，真大丈夫，須還者僧始得。若是現成公案，驢年未會得在。

高亭初參德山，隔江問訊。山以手招之，亭忽然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後開法，嗣德山。

德山招手，高亭悟去，正是焦磚打著連底凍。只如大慧云：「高亭要嗣德山，猶與德山隔江在。」且道是肯語不肯語？

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舖功德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頭云：「莫要點麼？」髭云：「便請。」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頭云：「子見甚麼道理便禮拜？」髭云：「如紅爐上一點雪。」

絲來線去，暗合明投，二老分中，足可觀光。若是香林門下，棒折未肯放過。何故？不見道：棋逢敵手須為美，詩到重吟始見工。

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國云：「將謂吾孤負你，卻是你孤負吾。」

國師三喚，倒腹傾腸。侍者三應，毫無厭怠。且道負吾負汝，又作麼生？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趙州一日見僧掃地，遂問：「與麼掃還淨潔也無？」僧云：「轉掃轉多。」州云：「豈無撥塵者？」僧云：「誰是撥塵者？」州顧視云：「會麼？」僧云：「不會。」州云：「問取

雲居去。」僧後問雲居：「如何是撥塵者？」居云：「者瞎漢。」

二老宿可謂當斷不斷，致使轉掃轉多。山僧這裏又且不然，待云：「誰是撥塵者？」便接過掃帚，痛與一頓。為甚如此？不見道：為人須為徹？

僧問幽溪：「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溪起，遶禪床一匝而坐。僧擬進語，溪與一踏，僧歸位，溪云：「你與麼，我卻不與麼；你不與麼，我卻與麼。」僧擬進語，溪又與一踏，云：「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這老漢費盡腕頭氣力，要且踏這僧不著。

頌古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多生習氣久懷藏，迴出胞胎便舉揚，一句閒言流世諦，令人千古沸如湯。

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眾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於你。』」

一丸殃彈從天降，遇著冤家定可傷，四海五湖玄味客，不知是酪是砒霜。

舉：「殃崛摩羅因持缽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你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去問世尊。』及返白佛，佛曰：『你速往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崛疾往告，其婦聞之即娩。」

剛然持缽值新春，野草閒花覿面呈，雨過雙猿啼谷口，一聲疏又一聲親。

舉：「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下座。」

曲糸未登已不堪，臨場何必再三三？縱然椎下支吾過，列聖叢中若箇甘？

舉：「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

分疏不下且從容，你問我時那一通，止濼困鱗休激浪，栖蘆病羽謾搏風。

舉：「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至十指掌，總皆是佛。」

迴避無門事浩繁，依稀掩面又遮謾，機關用盡藏身術，總把傍人作笑端。

舉：「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乃擲杖合掌，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

竹杖量時也不妨，手頭何似舌頭忙，巍巍頂相無高下，豈向人前論短長。

舉：「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中，如三禪天樂。』佛乂令問：『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導師，豈有入地獄分？』調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捺落三禪事不差，生涯隨處可成家，既云出入無時節，未免當風又撒沙。

舉：「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契悟。」

百樣千般作不了，臨期原要弄精魂，墮坑落塹知多少，未許何人是報恩。

舉：「二祖初至少林，參尋達磨，立雪斷臂，悲淚求法。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你今斷臂，求亦可在。』祖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你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你安心竟。』祖於此悟入。」

萬物經霜猶斂衽，紅梅偏向雪中開，早知無法為人說，豈把娘生臂斷來。

舉：「六祖受法，夜抵法性寺，風颺剎竿，聞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往復未契。祖曰：『不是風動、旛動，仁者心動耳。』後開法東山。」

風捲殘雲過海潮，乾坤震動鬼神謠，當時閉口能藏舌，誰敢當前喚獦獠。

舉：「德山一日飯遲，托缽下堂。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什麼處去？』山低頭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山聞，令

侍者喚來問：『你不肯老僧那？』頭密啟其意，山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撫掌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活。』山果三年而沒。」

玉篴雙雙和夕陽，調中誰別羽宮商，縱然不入巫山徑，也使愁人幾斷腸。

舉：「巖頭值沙汰，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頭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問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頭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嬰兒驀擲浪花飛。瞥起漁翁羅釣磯。楊柳岸，曉風依，待船人立渡頭稀。

舉：「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杖撥灰曰：『吾燒取舍利。』曰：『木佛何有舍利？』霞曰：『既無舍利，更請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客旅無緜破寂寥，三尊請下火中燒，眉鬚墮落方知佛，恩大難酬一杖挑。

舉：「百丈侍馬祖遊山次，見野鴨飛過，祖曰：『是什麼？』丈曰：『野鴨子。』曰：『什麼處去也？』丈曰：『飛過去也。』祖扭丈鼻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於此契悟。」

痛徹心酸眼淚流，無端惹得一場羞，只云野鴨方飛去，不道擒來在鼻頭。

舉：「昔有一婆供養一菴主二十餘年，嘗令二八女子送食。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與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歸，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趁出，燒卻菴。」

纖長姬臂正交圍，好把吹毛劈面揮，性命若教當下絕，茆菴豈作火雲飛。

舉：「陸亙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杖影無端落荒草，夢中說夢南泉老，栴檀林下雨新花，香風八面倩誰掃。

南泉因兩堂爭貓兒，泉見，提起貓兒問曰：「道得即救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卻。」眾無對，泉便斬之。趙州從外歸，泉舉前話，州脫草鞋戴頭上便出。泉曰：「子若在，救得貓兒。」

提起貓兒驗眾流，當場誰敢犯鋒頭？草鞋頂戴歸來晚，致使兩堂一命酬。

舉：「臨濟禪師謂眾曰：『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曰：『爭敢滅卻？』濟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

臨濟語話甚郎當，引得傍觀笑幾場，豪氣一身都喪卻，名存忤逆播諸方。

舉：「睦州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州曰：『三門頭金剛為什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州便打，曰：『者掠虛漢。』」

走電奔雷劈面來，銀山鐵壁盡衝開，龍門自古風濤惡，無限金鱗點額回。

舉：「法眼因僧惠超問：『如何是佛？』眼曰：『你是惠超。』僧於是悟入。」

至寶塵埋久已哉，忽聞提著便驚懷，雖然獲得深藏物，只恐朦朧錯認來。

舉：「石霜慈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明曰：『水出高原。』」

瀉出雲根冷似秋，瞪眸孰見古源頭？澆田潑菜尋常事，一滴聲消萬派流。

像贊

接引像

相好端嚴絕覆藏，塵塵剎剎露乖張，眾生有願來吾國，豈免頻伸一臂長。

阿師原不定西方，處處逢渠處處彰，垂臂誘他癡男女，誰知道你熱心腸。

魚籃大士

世云救苦法，吾道不思議，處處露乖角，頭頭非躲避。良哉觀音，討甚巴鼻，獲得金鱗休便休，何須長走村坊市。

結衣大士

散髮輪珠無間說，一領襤氈百箇結，人道千手放神光，我云兩足空跋涉。

關帝像

握偃月刀，裂群魔膽，三界稱尊，具什麼眼。

天童本師林老和尚

川藟苴，卒難測，眼中無痕，皮下有血。掀翻臨濟家私，捉敗密翁老賊。五坐道場，千江一月，了無佛法與人傳，要且無人敢辨別。

又

目清四海，舌卷三乘，人天蟻聚，龍象蜂騰。拄杖橫拈太白頂，幾多甲羽化鶤鵬。

自贊

自思自忖一無長，　御駕親臨懶下床，莫謂道人心似鐵，惡聲惟恐播諸方。

又

四處開堂，心慈口惡，截生死流，解聖凡縛。耆年宿德，更加艾灼，正令當行，誰敢圖度。

題渭谿周公像

蘆岸悠悠繫小舟，綸竿直餌待鱗投，等閒月露秋江色，只要谿翁豁兩眸。

偈

贈月川法姪

潑天門戶仗君撐，截斷諸方爛葛藤，四海英靈來入罟，直須揀選上傳燈。

豈凡金相國於燕都鑿放生池，中建念佛臺，其形似舟，顏曰大法船，偈以贈之

怪哉高埠駕慈舟，為載群情過溺流，帆影不隨風力轉，櫓聲常瀉月明秋。

與文威首座

鈚谷從教授子孫，深藏幽谷了無痕，傳芳不在匡徒眾，接箇英靈卒報恩。

報國寺觀松

陰森盤結梵王宮，歷雪經霜未改容，品藻謾云天子重，孤標疑許我同風。

興誠寺龍爪槐

梵宇飛霜樹不秋，新條吐月醒群眸，風前已露擎雲手，舒卷扶疏任自由。

賀內府瑞齋馬公六旬

西峰爛熳飛紅雨，北海扶搖綻碧桃，幾度流觴閒醉月，蓬萊隨處奪高標。

寄西臣胡給諫

昔將玉壘囑王臣，要在今時用最親，雪曲一聲驚碧落，山林無處不陽春。

和靈嵒慈受禪師披雲臺頌

移茅剛畏不深山，豈把潛形當等閒，一幅伽黎無計綴，至今風化白雲間。
秋江薄暮火初紅，釣叟懷鱗興未窮，活計一生明月下，教渠何處避霜風。
揸[仁-二+(天/韭)]都盧布袋頭，般般拈出賣風流，長街短巷人無數，笑絕驢年卒未休。

師將南旋，眾信索偈，迅筆示之

松筠惠我隱長灣，傲雪凌霜不等閒，恒笑詩人吟月下，曾無奇想到香山。
玉顏含笑曉風初，馥郁微微度草廬，何事洞庭輕漏洩，令人遙遞嶺南書。
瘦影橫窗月共扶，翛然世外道情孤，紅塵滾滾如煙霧，紫白芳菲半點無。

佛事

為普濟天一禪師起龕。「娑羅雙樹白雲浮，斗換星移海岳愁，蹤跡不妨隨處寄，卻教萍水見無儔。恭惟某生慚濁世，薙染獅林，運寶筏於當湖，插莖茅於普濟，風生宇宙，韻響天人，物我恬然，極為介潔。石期月離碧浪，影落雲衢，樵徑迷源，漁舟失櫂，靈機既爾遠徹，幻跡何須久停？乘此廣大風輪，足可神通游戲。還委悉麼？等閒飛起無毛鷂，天上人間騰瑞氣。」　舉火。「爍破無生窠，超出有情見，直下赤條條，清風來八面。闍維金色身，舍利火中見。見不見？」擲下火炬，云：「萬里神光腦後生，一枝優缽腳跟綻。」

若木法師掩龕。「灰飛蘆管一陽生，翼負青天萬里程，巴峽猿啼猶未歇，悠悠故國得同人。恭惟某德周三際，聲動五湖，搖唇鼓舌而淨演真機，瞬目揚眉而指揮箇事，不意煙波失棹，樵徑含光，草木萋然，象龍悵望。今則長空絕跡，教海無文，既爾火浴無期，便請雲龕端坐。」遂以手掩龕云：「義虎跡藏無位次，法幢高豎有兒孫。」

休菴法姪掩龕。「白玉寧非貴？黃金豈是尊？清飆連夜吼，驚走鐵崑崙。惟我休公，孤標越格，氣宇天然，餐煙水於百城，飽星霜於萬里，眉藏山嶽，掌握乾坤。荷法祥之重擔，草木舒機；紹船子之真規，魚龍知命。正擬青蓮吐艷，碧藕添鮮，豈期綠岸潛光，荷風頓息？今則雲龕既入，火浴臨時，放下全身，莫大自在。」遂掩卻。

舉火。「飛猿動曦光，菡萏開宿霧，羨子志不群，獨跨大方步。去來既無轍，生滅安有路？足底自分明，何須吾囑付？」擲火炬，云：「靈根不假栽培力，燁燁曇華透火開。」

祖印哲法姪孫封龕。「四載巾瓶不暫離，三呼三應絕遲疑，而今既唱還鄉曲，明月清風處處宜。我某侍者深慚代變，剃落香林，過淨瓶於古佛之間，酬犀牛於扇破之際，風生大野，韻響龍樓，寒溫不異，欣戚同然。豈期青峰雲靉靆，綠岸月朦朧，瞥轉關頭，風前獨

步？只如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還委悉麼？」以手封龕，云：「端入那伽三昧定，任他門外逆風吹。」

楚惟禪師炳苣。「三度金門事可傷，區區寧謂路頭長？因思織履酬甘旨，冒暑衝寒未敢忘。我楚公禪師研窮教觀，密契宗乘，履踐以時，進退有節，頗宜中流砥柱，起剔昏迷。不料天喪子躬，椿萱失望，正當春光斂艷，就路還家一句如何話會？」攛下火炬，云：「獨步丹霄乘快便，木蘭花發露全身。」

寂常老師掩龕。「囊錐穎脫，玉鏡潛輝，寶鐸聲沉，靈鋒斂匣。恭惟某榻依師子，斷髮嚴身，履泊旃檀，披緇翫日，堪隨法幢振燿，慧海揚帆，遂適寒溫，耋齡將慶。不意頓辭梵苑，冥合蓮宮，直躡毘盧，略無回互。所謂：葉落歸根，無影樹頭雲片片；香飄果熟，不萌枝上月珊珊。雖則淨穢有分，且喜去來無礙。正當藏蹤斂跡一句又作麼生道？」卓拄杖，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寂然禪師掩龕。「葉脫山根見，雲收天際橫，峨眉舒一線，斜照五湖清。恭惟某越三峽而兢千峰，飽林泉而嘯風月，倏爾撥轉關捩，寂寞藏身，坐斷乾坤，凝然不露。且未埋玉樹，先入雲龕一句作麼生道？」以拄杖劃一劃，云：「封。」

臨濟三十二世香林寺佛古聞禪師塔銘

自古禪林僧寶，印法必擇明師，而行道不承師蔭，蓋非遇明眼作家，豈得傳持不謬？所以稱鵝王擇乳，素非鴨類也。果能隨處作主，必然遇緣即宗，所以稱出群獅子，吼震天外也。自求法不擇真師，而主院欲承父業，則師家以名位籠人，而學者以小才錄用，弘道二字，僅屬虛名，法運於是乎寖衰矣。求其慧命，果得真傳，而道緣不求自至，如我香林佛古禪師者，今時豈易得哉？師諱行聞，號佛古，西潼川張氏子。家世好善，母劉孺人，尤有令德。明萬曆庚戌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師示生，時有星者留讖云：「庚戌造化四柱清，五星一木自天成。玄峰月印婁江水，五葉芬芳第一人。」人莫能測其意。星者，蓋異人也。師幼時，岐嶷卓犖，出語驚人。五歲，忽腋下生毒，肺腑皆見，父母憂駭，卜之，謂當離俗，乃送入青蓮寺，依印宗錫禪師出家。七歲，宗攜師謁峨嵋，屢見普賢大士放光，師問宗：「大士已過去，云何得放光現瑞？」宗笑而不答，於是疑情驟發，常默自參究。至崇禎庚午，年二十有一，抵金陵，隨喜報恩，復睹塔光交燦，五色盈空，驀觸前疑，徹明大事。是年，遂於金陵古林受具足戒，次歷禪林講肆，諮益諸宗匠，莫不歎為法中龍象也。癸未夏，通玄林野奇和尚出天台，寓盛澤，師往參見，值和尚上堂，師便問：「出格雄才，巧妙尖新，不涉言詞，請師速道。」和尚曰：「雨霾山色暗。」師曰：「恁麼則一真獨露，萬緣俱盡。」和尚曰：「如何是你萬緣俱盡處？」師曰：「且禮和尚一拜。」和尚曰：「伶俐衲僧，一撥便轉。」師便喝，和尚頷之。是秋，詣通玄省和尚，即命典客，屢次入室投機，疊呈拈頌，多許可，更加以妙密鉗鎚，師益傾心領受。次年甲申季春，遂承付囑。繼遇兵燹之慘，師服勤左右，須臾不離，復隨和尚住東塔、栖真兩剎，竭力輔弼，不辭勞苦，六載如一日也。順治庚寅，偶過婁江，憩海印，諸檀越請住古唐，師因憶幼時有月印婁江之讖，遂往駐錫焉。櫛風沐雨，辛勤拮据，感檀越王氏捨地漸成叢林，提持勿懈，學侶雲臻，由是宗風日振於東南矣。余同年友其章胡給諫敬信之，願為外護門人，錄師第一會說法語付剞劂氏，給諫序之，謂師言句從不思議中流出，無一語不為人發意葉、開心香者，蓋師行真實行、說真實法，故遠近歸心，人無間言云。丙申，浙西當湖邑侯朱公及諸紳士創曹溪禪院，請師開法，師鑑其誠而應之，住三載，堂構煥然，規制漸備，而婁江州牧白公復迎師歸古唐，時遭饑饉，締搆維艱，我世祖章皇帝究心宗乘，問及林野奇和尚語錄，師因齎入　都門，進呈御覽，上覽畢，歎曰：「本色說

法，真古人家風也。」師暫憩隆安寺，聖駕不時臨幸。一日，方丈山曉晳禪師陪上至禪室，師跏趺禪定，不起於座，上注視之，歎曰：「貌古神清。」遂問曉：「此僧向住何處？」曉對曰：「太倉州古唐香雲。」上曰：「香雲不如香林好。」遂　賜今寺額焉。未幾而龍馭上賓，師受千佛院之請，上堂祝聖云：「宴坐隆安七尺床，　駕臨一見意何長？追思無計酬恩澤，今古惟憑一瓣香。」既而結制圓寧，開戒法興，凡法幢建處皆風行草偃，自　王公暨士庶無有不聞而敬仰、見而悅服者也。一日，忽賦詩一章贈檀越賈義吾，微示厭世之意，時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次日，同門法曇禪師來訪，作家相見，各出手眼，歡敘而別。至二十三日子時，呼侍者更衣，端坐而逝，世壽五十有七，法臘三十有五，行化二十餘載，坐南北道場五處。嗣法弟子自石璞、超質至智中、超沅等共十六人。語錄三卷入藏行世。諸弟子輩推質公繼席香林，質公以本寺為師最初弘法之地，且久展化機，四眾哀慕，因迎龕南歸，建窣堵波於寺之東岡，其南北舟車之費皆義吾為之經畫，不負師最後贈詩之意也。師為人恬澹質朴，立言制行無非本色風規。予與師初邂逅於放生池上，後往來日久，契誼最深。今予忝得記茆於弘覺老人，與師稱法門雁行，心期方遠，而喪我良朋，不得不愾焉永歎也。其受業弟子德涵尚公述師行業頗詳，請予撰塔上之銘。予素敬師得法行道，頭尾俱正，堪為末法之砥柱、苦海之津梁者，因為誌其大略而銘之曰：

臨濟一宗，法道全備。上接曹溪，軼群良驥。楊岐龍驤，虎丘虎視。奕葉燈傳，人傑世瑞。天童出興，獅象攸萃。法印授受，如水傳器。卓哉林野，尤推出類。證道固難，養德匪易。師善繼之，造詣淵邃。用志冥深，抒懷朗粹。一睹塔光，洞徹奧閟。栗棘蓬中，揚鑣頓轡。倒捋虎鬚，爪牙銛利。殫力股肱，靡事弗治。滹沱衣拂，鄭重舉畀。蓄養深厚，超凡聖位。五坐道場，緣不思議。自南而北，教澤廣被。禪定跏趺，

聖駕忽至。淵默雷聲，西來祖意。不起於座，帝心嘉異。貌古神清，稱歎高致。惟茲古唐，其弘法地。寺額香林，金口親賜。克家繼席，闡第一義。肯堂肯構，典型弗墜。結集法言，善述師事。流通終古，樹大法幟。師志惟誠，師行無偽。千秋法脈，賴有良嗣。東海西川，大圓鏡智。生死去來，三昧遊戲。月印婁江，式符讖記，巍峨窣堵，幻身是寄，我作銘詞，十紀一二，百千萬偈，元無半字。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仲秋望日，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加一級、前兵刑二部尚書、都察院兩掌院事、左都御史、乙未甲辰充殿試讀卷官、

戶刑二部左右侍郎、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吏禮兵科都右給事中、甲戌進士出身、淮南法弟龔鼎孳頓首拜撰。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